**特立独行梁漱溟----为中国农民直言**

**梁漱溟（1893年—1988年），著名的思想家、哲学家、教育家、社会活动家、爱国民主人士，主要研究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，有“**[**中国**](http://china.huanqiu.com/)**最后一位儒家”之称。1917年—1924年被聘任为北京大学印度哲学讲师，后升为教授。上世纪二三十年代，在中国发起过乡村建设运动。梁漱溟说：“我愿终身为华夏民族社会尽力，并愿使自己成为社会所永久信赖的一个人。”**

**任何一个时代都有流行，人们多爱迁就流行而忽略那些特立独行的事物，20世纪尤其如此。革命、中体西用、全盘西化……各色流行思潮呼啸而来，将人们裹挟而去，这是时代的异化奇观。即使对那些极富有教育意义的特立独行者，我们也只是把他们当做一时的话题，却不能从他们那里获得真正的营养，并用来完善我们自身。**

**梁漱溟先生就是这样一个特立独行的人。他一生立功立言立德，身教言教无数，然而，今天在不少人印象中他却只是一个象征性**[**人物**](http://people.huanqiu.com/)**——因为梁先生太独特了！他不依附任何势力，也不趋新媚时；没留过学，没上过大学；不崇拜西方也不崇拜东方……这是一个直道而行的狂士，是一个以思考为志业的思想家，是一个重视行动的仁者。在中国人利用一切思想资源来追求个性时，梁先生已经实践了一个世纪中国人的梦想。但遗憾的是，我们绕过了梁先生。这不是梁先生的悲剧，而是我们浮躁社会的悲剧。**

**梁先生一生不断追求的就是两个问题：一是人生问题，即人为什么活着；二是中国问题，即中国向何处去。他跟**[**毛泽东**](http://history.huanqiu.com/shiliao/2010-09/1103749.html)**同年，他的一生也跟毛泽东结缘。冯友兰在梁漱溟去世后写的挽联说：**

**“钩玄决疑，百年尽瘁，以发扬儒学为己任；**

**廷争面折，一代直声，为同情农夫而直言。”**

**上联即述其德业，下联则涉及跟毛泽东的缘分。**

**1918年，梁、毛二人在北大教授杨昌济先生的家里初识，当时的梁漱溟已是名人，毛泽东则在北大当图书管理员。20年后，梁漱溟到延安跟毛泽东谈中国的出路。半个月中两人长谈8次，有两次是通宵达旦。梁漱溟回忆说：“彼此交谈都很有兴趣。”毛泽东则称：“我同梁漱溟比较熟。”**

**新中国成立后，在毛泽东的邀请下，梁漱溟从重庆到北京。毛泽东多次请他到自己家里吃饭，专门嘱咐：“梁先生吃素，我们也统统吃素，因为是统一战线嘛！”他还请梁到政府任职，被梁拒绝后，仍照顾他的生活。**

**1953年9月，在全国政协常委会的小组讨论会上，梁漱溟指出，“我们的建国运动如果忽略或遗漏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——农民，那是不相宜的”，还称“工人生活在九天之上，农民生活在九地之下”。这一发言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，他在公开场合将梁漱溟批得一无是处：“你说梁漱溟有没有工商界那样的供给产品、纳所得税的好处呢？没有。他有没有发展生产、繁荣经济的好处呢？没有。他起过义没有呢？没有。他什么时候反过**[**蒋介石**](http://history.huanqiu.com/shiliao/2010-09/1126540.html)**，反过帝国主义呢？没有。他什么时候跟中共配合，打倒过帝国主义、封建主义呢？没有……”梁漱溟劝诫毛泽东要有“雅量”，并要求发言，但会场上几乎一边倒。这场争吵惊心动魄。毛泽东给梁漱溟的结论是：虽“反动”，但不算反革命；要批判，但也要给“出路”。**

**自此梁漱溟深居简出。“文革”中，他受到冲击，被抄家被打耳光，但他承受下来了。1972年毛泽东生日那天，梁漱溟把尚未出版的《中国——理性之国》手抄书稿送到中**[**南海**](http://www.huanqiu.com/zhuanti/mil/nhzk/)**作为寿礼。这并不代表梁漱溟臣服了，他在人格上始终是平视对方的。**

**上世纪80年代，当社会流行否定毛泽东时，不少人希望听到梁漱溟的批评，90岁高龄的他却说：“当时是我的态度不好，讲话不分场合，使他（指毛泽东）很为难，我更不应该伤了他的感情，这是我的不对……他已故世了，我感到深深的寂寞……”这是一位世纪长者的直言。真正的知识来自人生社会的总结，真正的见地来自历史发展的至痛经验，而非一时的感情、好恶以及书本上的学理。梁先生的态度值得我们尊重，甚至应该是我们思考的起点。**

**走近梁先生，我们也许能够理解，他最大的贡献在于给我们示范了一种在中国文化中极为稀有的人格：我们的社会总是压抑人的个性，我们自身也会背叛曾经有过的自尊自强，转而依附，随大流。梁先生却一以贯之地坚持了自己的思考人生，在时代变迁中直道而行。**

**新文化运动后，西方文化支配**[**中国**](http://china.huanqiu.com/)**知识精英，梁漱溟却坚持自己的思考。1921年，他发表著作《东西文化及其哲学》，以极大的勇气批评“向西走”不对，宣称他就是要“向东走”。 他把文化划分为西洋、印度和中国3种类型，各取所长。他不是要打倒“孔家店”，或把中国经典悬置起来，而是把儒、佛、西方哲学糅合在一起。遗憾的是，直到今天，我们中国人要么欠缺西方知识、要么排斥中国经典、要么对佛教文化想当然，甚至不少人以为只有科学或西方社会学科教授的，才称得上知识。**

**在国共激烈冲突之际，梁漱溟发表了《中国文化要义》，张扬自己多年来进行的乡村建设才是中国的唯一出路。这无疑同当时流行的阶级斗争思潮背道而驰。梁漱溟在河南、山东进行的乡村试验，跟陶行知、晏阳初等人的实践一道闻名世界。他尝试将西方现代化的优点与中国文化的优点融合起来。其中最重要的，一是农民自觉，一是乡村组织。农民自觉是思想上的事情，农民必须自己代表自己，有自我管理的意识；而乡村组织，则是制度上的建设。**

**梁漱溟信奉孔子的“仁者不忧”，因此也“乐天知命”。抗战期间，他和著名中医袁鸿寿饭后在树下聊天，敌机在天上扔炸弹，袁大惊失色。而梁漱溟则镇定自若，聊天如常。**

**这是一个完全了解自己的人，用我们今天的话，他知道自己的人生使命。1973年底，全国兴起“批林批孔”运动。在学习会上，人人要“表态”，梁漱溟一直沉默不语。众人追问他对“批林”的态度时，他说“我的态度是不批孔，只批林”，这番话引起了对他的大规模批判。1974年9月，对梁历时大半年的批判会告一段落时，主持人询问梁漱溟对大家批判他的感想，梁漱溟脱口而出：“三军可以夺帅也，匹夫不可夺志也。”主持人勒令他作解释，梁漱溟说：“‘匹夫’就是独人一个，无权无势。他的最后一招只是坚信他自己的‘志’。什么都可以夺掉他，但这个‘志’没法夺掉，就是把他这个人消灭掉，也无法夺掉！”**

**梁漱溟是一个特立独行之人，他的独特曾被视为迂腐，但他并非不近人情。相反，他是一个胸怀极为宽广的人，从不遮蔽自己的天良，也不是为了活给别人看。他一生从不坐人力车，因为年轻时碰见一个老人拉人力车，内心感到痛楚难忍。他信佛，但从来不去寺庙烧香拜佛，而是在自我修养上下功夫。**

**梁漱溟从父亲那里受到了良好的熏陶，父亲那种“道德理想和卓立精神”让他十分推崇，他培养自己孩子的方式也可圈可点。梁漱溟对长子培宽有“多年父子如兄弟”之谊。梁培宽回忆说：“在他面前，我完全感受不到精神上的压力……父亲认为好的，便明示或暗示鼓励。他不同意的，让我晓得而止，却从不干涉。”1944年梁漱溟再婚时，小儿子培恕不愿意接受后母，抄一首写孀妇的诗“故人恩义重，不忍复双飞”给父亲看。梁漱溟看后点点头，就算父子交换意见了。**

**晚年，梁漱溟苦于络绎不绝的访客，亲自书写了“敬告来访宾客”的字条。上写：“漱溟今年九十有二，精力就衰，谈话请以一个半小时为限，如有未尽之意，可以改日续谈，敬此陈情，唯希见谅，幸甚。”有心人看出，那“一个半小时”的“半”字，是后来加上去的。所谓“仁义之人，其言蔼如也”。**

**梁漱溟常对别人说，你看我最闲的时候，其实是我最忙的时候。你看我坐在那里似乎什么事情也没有做，其实我的思想已经跑得很远很远了。行动是大事，德性也是大事。**

**在一个世纪以来动荡不安的**[**中国**](http://china.huanqiu.com/)**，梁漱溟是少有的能给社会以安慰和信任的人。学者林毓生认为，梁漱溟与鲁迅是20世纪中国最有创造力的思想家。梁漱溟在反传统的浪潮中挺身而出，倡言中国文化经过调整还能继续存在并复兴，他相信中国本身拥有走向现代化的力量。是梁漱溟，而不是别的什么人，更足以与鲁迅构成表面对立、其实互补的两极。他们一位是传统文化的伟大批判者，一位是传统文化的伟大发扬者。梁漱溟说：“我愿终身为华夏民族尽力，并愿使自己成为社会所永久信赖的一个人。”他做到了自己所说的。**

**1988年6月23日，梁漱溟去世，享年95岁。他弥留之际说的最后一句话是：“我累了，我要休息！”（全文完）**